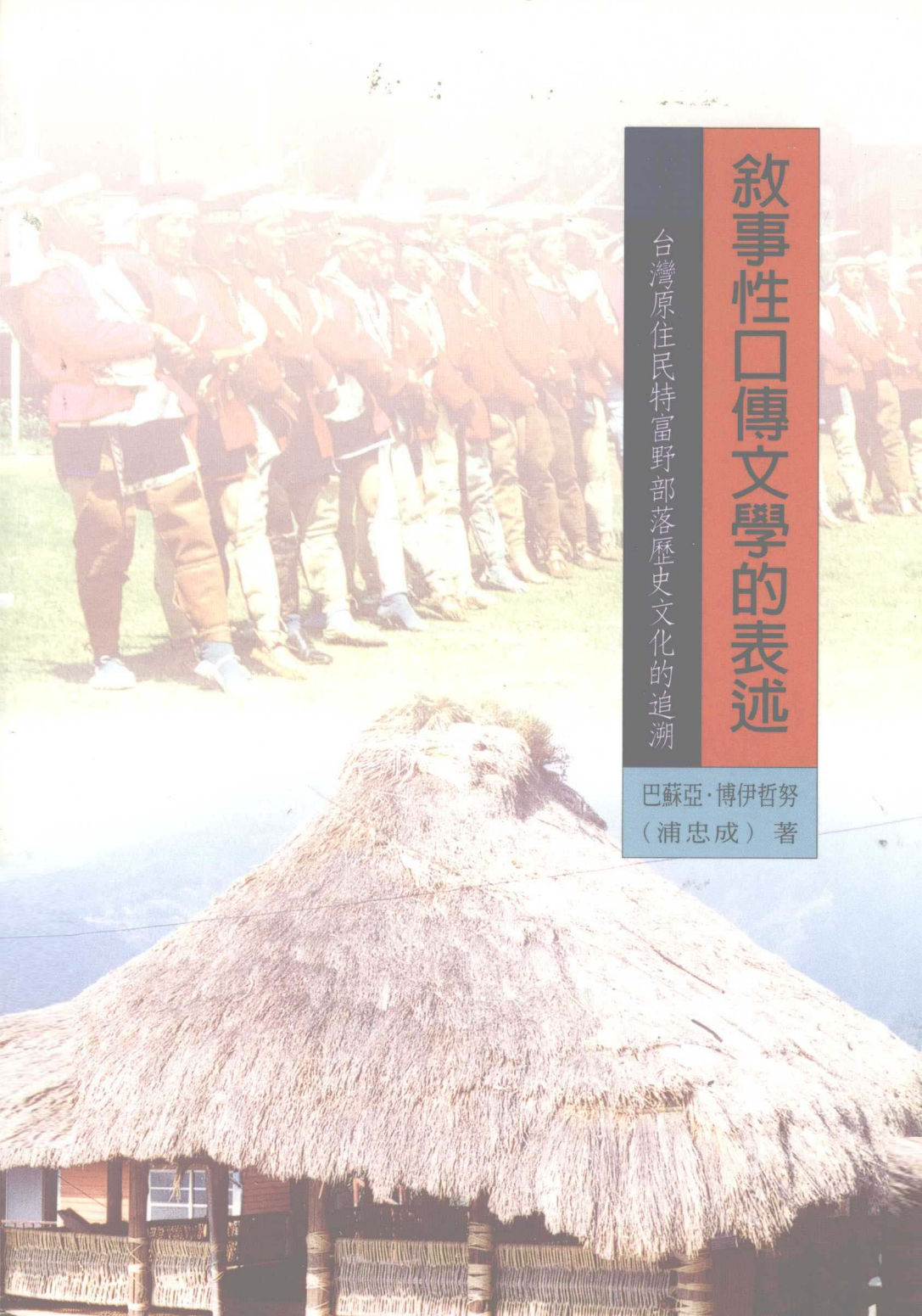




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

台灣原住民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的追溯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 著



叙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

——臺灣原住民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的追溯

作者◎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臺灣原住民特富野部落
歷史文化的追溯／巴蘇亞·博伊哲努著——初
版．——臺北市：里仁，民 89

330 面；15×21 公分 參考書目：12 面

本書作者漢名為浦忠成

1. 民間傳說－臺灣 2. 民間文學－臺灣 3. 臺
灣原住民－文化

ISBN 957-8352-66-2 (平裝)

539. 529

89006371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

——臺灣原住民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的追溯

校對人：彭鈺惠 * 洪倩芬 * 巴蘇亞·

博伊哲努

發行人：徐 秀 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2391-3325、2351-7610、

2321-8231

FAX：3393-7766

E mail: lernbook @ ms45. hinet. net

印刷所：琦海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八日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十五日初版二刷

參考售價：平裝 300 元

ISBN 957-8352-66-2 (平裝)

序 言

—

身為特富野部落的一份子，為這個部落寫她的過去，讓她那些許多已經不可能再重現的嫵媚樣貌和深邃的思維，得以在一番謹慎細膩的追溯過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再次顯露其風華，一直是我急切想要實現的心願。過去的歲月裡，特富野部落當然不是用文字符號創造和表現她的文化內涵，而是讓其成員以樸素、直接與自然的實踐方式，嘗試、創造、運用和延續其傳統生活的形式與素質。

小時候部落的印象似乎模糊，也有一些是清晰的；當時特富野部落的人家沒有那樣多，許多亞氏族仍然居住一起，所有氏族都有神聖的祭粟倉，男子會所與其旁粗大倚伏的聖樹雀榕，始終是以神秘的姿態面向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部落的朝東方向，長著大片高大的栓皮櫟及楓樹，由於傳聞其上有精靈居住，看起來有一些陰森，小的時候，只有自認勇敢的夥伴敢攜帶彈弓到那裡射五色鳥；部落下方往達邦部落的險峻山崖旁，一棵巨大的茄苳樹站立路旁，路旁有一塊平坦的砥石，守護部落的神靈居住其間，負責阻擋入侵的疾病與惡靈（當然也包括想入侵的敵人），男人經過此地，都會在砥石上置放酒肉，奠祭一番。小時候的主食仍然是小米與地瓜，偶而也會有白米飯；刀耕火墾的農作生產方式一直持續到一九七〇年代，

方始衰微，因此小時候得以嘗過日間耕作而夜間蹣跚於斜頂茅草屋下的滋味，那真是簡陋至極卻又極為實在的生活。基督教長老教會、天主教與真耶穌教會陸續傳入部落，主張一神的宗教和擁有一套繁雜神靈系統與觀念的部落信仰相遇，確實有許多尷尬與錯亂，但是我也享受過大口吞服奶粉而幾乎噎倒，並獲得與自己身材毫不相稱的大牛仔褲，在那個貧苦的歲月中，那真是不容易。學校不准說所謂方言，說族語和喝生水、逃學、偷偷跑到溪邊游泳、作弊、偷別人的果子是相同的罪過。每年總有由年輕俊美男女組成的山地文化工作隊來到村落，表演改良過的族群歌舞，其中也有字正腔圓的藝術歌曲，讓我印象最深刻而疑惑的是他們高唱的「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長城謠」，有時候他們也會帶來國軍演習的影片，更早的時候還放過「吳鳳」的片子，年幼的孩子對於自後射中吳鳳的「野蠻山胞」，還憤恨不已呢。小時候常有國軍的部隊行軍，經過部落的道路，晚間就在學校的教室宿營。當時以為他們是單純的訓練，稍長後才知道那是一種炫耀兵威的軟性彈壓；族中長輩曾參與「二二八事件」的連鎖影響在爾後的歲月裡，很清楚的在部落持續發酵。而部落對於該事件主要領導人物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異。

日常習慣光著腳上學，到了冬天，父母會買雙黑色的膠鞋，以免雙腳凍瘡；記得曾有一回，因為愛惜膠鞋，留在家裡未穿上，三番兩次要我們穿鞋子的代課老師發現我依舊光著腳，曾罰我站在講台上，硬要我承認不穿鞋子是一項嚴重的過失。當時許多人家都有一把獵槍，男人出門工作的基本配備就

是腰刀和斜掛肩上的散彈槍。小學三年級，父親就教我如何裝填子彈、瞄準與射擊。離開家鄉之後，跟父親與弟弟曾有的狩獵經驗，始終令我難以忘懷。電力在一九六六年前後進入部落，許多現已老邁的長者，都曾參與電桿的背負與拉線的工作。

部落的祭典曾有過十分蕭條黯淡的景況，許多氏族的祭粟倉被焚燬（浦家的祭粟倉即在此時由擔任教師的叔父焚燬），祭儀遭廢棄，只有幾個堅持傳統信仰的長者，始終不肯改變自己的信仰和觀念。小學的時候，會所旁的聖樹遭激進的傳教士置放粗鹽，致其枯死。沮喪的長者無奈在原地重植一株雀榕，雀榕的枯死與新植雀榕的緩慢成長，恰好敘述著部落傳統宗教信仰瀕臨滅絕的處境。部落生活的經驗在我十二歲時就劃下句點，與部落跟我年齡相當的同學們前往阿里山香林國中就讀。就在這個時期開始，部落似乎開始有了快速的改變。部落的第一台黑白電視進入，阿里山公路修建完成，公車由嘉義直達兩公里外的達邦。先前以十字路車站作為主要出入口的部落成員，逐漸淡忘那條崎嶇的山徑，以及一批日日擔著貨物來去其間的客家挑夫們的節奏吆喝聲。族人原本以為最能賺錢的作物如棕欖樹、木耳、香菇、油桐樹、麻竹價格快速下降，生計的維持不易；部落人口開始向外移出。第一部電話機讓部落的人可以與在外面求學或謀生的親友直接交談；不久，部落聯外的公路修建完成，先是機車、鐵牛車，接著是轎車逐漸填塞部落原本狹隘的道路。

經過相當時期的模仿與追逐，部落在經濟生產與生活型

態上已經與傳統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變化，粟米、旱稻、木薯、芋頭、樹豆之類的生產幾乎停頓，人們競相種植的是能夠換取鈔票的高山蔬菜、竹筍之類，同時族人也嘗試性的進行各類作物如花卉的栽培，為的是要配合山下人的需求，如此辛苦方能有所回報。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為消費取向的方式取代，一隻雞換成兩捆粟米的做法，不能適應於部落兩家漢人雜貨店的計算思維。在部落生活形式與內涵遭顛覆取代的過程中，族人急切的追尋可以獲取生計利益的機會，狩獵行為的商業化、茶樹與山葵的引入、山莊民宿與休憩景點的建立、卡拉 OK，甚至與外在勢力掛勾的盜採林木等，快速扭轉部落的面貌，也扭曲部落過去的價值觀念。傳統生活的要素在生活現實的壓力下，逐漸流失殆盡。

不過特富野部落自過去所擁有的文化特質，在整體社會快速變遷的過程中，仍然可以尋找到一些依舊存續的蛛絲馬跡；部落長者穿著襯衫，上覆鹿皮披肩；入山狩獵的年輕人仍會在營火旁興致勃勃的聽取老人們講述的禁忌；路旁豎立著指向虎頭蜂的先佔標示；到達未曾去過的地點，長者會唸唸有詞的向當地的土地神靈祝禱；氏族外婚的規矩依舊遵守；會所與聖樹挺立部落，敵首籠懸掛，芙蓉樹皮籐條繫於邊欄，而木柵草定時在門旁的石座上綻放黃色的花朵……。族人似是背離了古老的傳統，但是在不經意間又會顯現其為特富野部落成員的特質。即使與特富野僅一溪之隔的達邦部落，也存在有一些差異，譬如特富野部落的人會說達邦部落的人說話是 *tnutapangu*（有達邦腔），而達邦人則稱特富野部落的人說話是 *tnutfuya*

（有特富野腔）；兩者的差異在於達邦人說話較為輕柔迂緩，而特富野則較為重濁沉頓；由於立場的不同，對於某些歷史上傳說的詮釋也有一些不盡相同之處；祭歌的吟唱與祭儀的進行，兩者也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甚至在一些事情的處裡，兩方都會有些許的競爭心態；這樣的情況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負面作用，反而在如此的情結下，可以激勵彼此的意志。鄒族有一句話形容兩個人彼此對立，卻又無法容忍對方不存在的情況，稱作 *natokua*（*etoku* 是敲錘，敲錘必有承受其敲擊之物，方能發揮作用，引申的意思是對立卻又相互倚賴的兩個人）；特富野與達邦這個僅存的阿里山鄒族部落，在很多時候就像 *natokua*，彼此有一點心結，在面對大環境的時候，卻又發現彼此是不能不存在而必須凝聚一起的。

從歷史傳承的脈絡與其內部事務的運轉情形看，特富野部落是一個相當獨立的個體；但是在許多對於鄒族的探討中，論者多半採取籠統的處裡模式，將其與達邦部落許多的材料併合一塊，模糊或淡化兩部落間的差異；乍看下，兩者在服飾、語言甚至行為模式上確實有許多雷同之處，但是，細膩探索之後，就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根深柢固的別異所在。特富野部落的長者會直言：*mo'oso moengu he o pasunaeno ta tfuya*（特富野部落的歌謠比較動聽）；而達邦部落的長者也以祭典儀式的謹守傳統、不肯妥協於現實而自豪；形成如此的思考，有一定的因緣；達邦部落所以在其地建立會所，是因為由其東方 *iskiana* 部落前來此地狩獵的 *e'utsna* 氏族族人發現隨其狩獵的獵犬未歸，乃再度前往查看，發現該犬在其地產子，該氏族認為該地

爲福地，乃舉族前往，逐步建立部落。特富野社地何以由原來的主人 nia hosa 發現而建立部落，至今已難知其詳（遺忘原因恐係由於部落領導權後來旁落所致），不過神話裡卻有著創造女神 nivnu 親自選擇並留下足印作爲領域標識的說法。神話的存在對於一個民族或部落不是偶然的，它是民族文化的胚胎，註定著該族群或部落文化持續發展的型態，儘管生活的處境不斷產生變動，神話與其他敘事性口傳文學對於文化內涵仍會持續進行表露、提煉與意蘊銓解的職能。漢人對於玉石的迷戀與進補的重視，導源於其古代神話的思維，《山海經》許多的描繪正生動的說明這樣的情況。

二

中央研究院李亦園院士曾說：「神話其實並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類自己的故事。人類各民族在神話中所表達的真正主題，並不在於神仙世界的秩序與感情，而是人類自身的處境，以及他們對於自然世界以至於宇宙存在的看法。……從近代對於神話的研究裡，我們越來越明白，神話對於一個民族知識與文化價值的傳承與創造上所佔的關鍵性地位。一個缺乏神話的民族，就好像一位不會作夢的個人，終而會因創意的斲喪而枯耗致死。雖然近代有科學理性的興起取代了神話中非理性的信仰，雖然我們也有了制度化的教育體制代替了神話傳承知識的功能，雖然我們更有無所不在的大眾媒體掩蓋過神話滿足了大眾聽故事的欲求。但是誰能說我們今日的精神生活比往日只知有神話的年代更豐富、更滿足？」（「時空變遷中的神

話」，收於《千面英雄》）原住民原本是比較親近於神話的，天地源始，日月運轉，遙遠年代人類的起源，射日與洪水的故事，對於過去種種美好事物的設想（黃金年代），共同形成各族群早期純樸而真實的想像與集體的記憶；泰雅族的文面習俗、卑南族與阿美族分別擁有的海祭、排灣族的五年祭、賽夏族的矮靈祭、各種穀類的起源乃至於魯凱族小鬼湖的故事、阿美族對於煙葉、檳榔起源的淒涼情節、布農族地下人 ikulun、鄒族婦女對於楓葉的喜愛等的摹繪，處處顯示這些流傳在各族群部落的故事與其生活習俗的關係。馬凌諾斯基說：「神話乃部落的神聖知識。……是幫助原始人的强有力的工具。承先啓後，使其文化遺產的兩端得以銜接。同時我們又將發現：神話對原始文化的巨大貢獻，乃透過宗教儀式、道德力量、社會原則而完成之。」（《巫術、科學與宗教》）；原住民的部落在外來的統治力量進入後，基本上已經不是嚴肅意義上的「部落」，部落也只在某一些特定的時間裡，會集體重演傳統所留下來的儀式行爲，部落成員爲求適應現實生活所匯聚的知識與觀念，硬將屬於傳統的部分擠壓到最狹隘的角隅，而最能生動表述口傳文學內涵的族語（應該是部落語言），其所依附而得以持續發揮功能的環境正快速崩解，在諸多必須兼顧的課程中，學習族語成爲不能承受的「重」；但是，在族人爲現實生活奔波忙碌而無法從容回歸傳統之際，勾勒並澄清族群歷史傳統上一些值得持續珍惜與延續的要素，在具有強烈實踐取向的口傳文化系統即將全面瓦解而徹底改變原住民部落的型態之前，謹慎整理、忠實詮釋以抉發族群文化內涵中精微奧妙的部

分，該是平凡而重要的工作。

原住民所擁有的敘事性口傳文學包含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等樣式，由於缺乏文字的記錄，在傳遞的過程中不免有些會遭到遺忘，如果外在力量強力壓制與扭曲，更容易受到漠視，因此粗略檢視文獻上原住民各族群的口傳文學材料，對照理論上應該具備的內容架構，確有許多部分已經殘缺，但是尚能留存至今的情節內容，已經藉由時間的篩飾過程，明示其與族群歷史文化關係緊密的程度，同時也突顯它們旺盛不已的生命力。與許多已經疏離大自然的民族相比，台灣的原住民的文化與山林海洋是更為親近與依賴的；同時其所創造與運用的文學形式與內涵，跟現實的生活緊緊牽繫，不容分別；卑南族悠遠雋永的古調與鄒族深沉和緩的迎神曲，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抒發神聖而虔誠的祈求；矮靈祭辭表達賽夏族人對於矮靈既敬又怨的複雜追思，而布農族的 *pasibutbut* 藉著承接不止的旋律向神靈傳達豐收的期待；天上飛翔的蒼鷹、樹上喧鬧的猴子、一處斷崖、跳躍的青蛙或者西方天空的彩霞，也許都寄託著文學情節的深刻情趣與暗示。文學不待外求，盡在生活的實踐之中。

由於過去和文學結下的因緣以及對於文化現象的關注，這幾年在教學與研究的過程中，始終覺得文學不能脫離於文化整體的脈絡中進行探索，文學是文化重要的成分，它與其他的文化組成部分必然存在不可分離的關係，探討原住民的文化與文學，這種關聯性意義的掌握顯得特別重要。本文是對於我出身的特富野部落文學和文化內涵間關係銓解的嘗試，生長其間，

耳濡目染，本來是研究可以憑恃的利器，但是「習焉而不察」也是經常出現的毛病；身為原住民而從事過中國文學的鑽研，讓我可以偶而處在不同的位置上思考，也讓我了解不同的文化有其獨特而有價值的部分，也儘有暗晦齷齪的部分。在回歸與學習部落文化的歲月中，我深知過去因為遭到統治者或霸權文化壓制與扭曲，而使得所有屬於族群的文化內容都是那樣值得珍惜，但是在思辨、分析與詮釋的過程中，情緒的萌動與干預，將會導致思慮的滯塞與偏執；因此，論述的過程中，筆者儘量處於「物外」，以求客觀的表述，惟終究心血融絡，好惡參差，字裡行間仍未脫盡矯情，離圓通之境尚遠。

三

向部落傳統學習的過程中，長者的智慧就如活泉一般不斷滋潤我的心靈，本文的撰述也是對於他們表達最深敬意與謝意的方式（十多年來已經有半數以上長者辭世）；這幾年經常一起研究、一同乾杯的友人如師大張建成、譚光鼎、王燕超、湯仁燕教授；東華大學高德義教授、國立台東史前博物館籌備處林志興助理研究員、慈濟大學鴻義章教授、師大的汪明輝教授與剛去世的廖守臣教授；舉杯稍含蓄的政大的林修澈、張駿逸教授以及在某些時候比我還具鄒族性情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王嵩山副研究員，登對從容的謝世忠、李莎莉教授夫婦都在枯冷寂寞的學術路途給我帶來的許多的溫暖與心思的啓悟，也讓我感激不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胡台麗、許木柱、陳茂泰、陳文德教授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師長李壬癸教授，曾讓

筆者在親炙與私淑的機會中，獲致知性的啓發。引領我逐漸步入學術殿堂的恩師金榮華、王更生先生的治學風範，永遠是我學習的指標。市立師院語文系所的劉兆祐所長，給予我的學術操練，陳正治主任及葉鍵得主任容忍我龐大的外務，以及同仁們的指導協助，讓我在忙錄的日子裏，依然感受溫馨的滋味。性格率直的大弟 tibusungu 多年來與我在回歸傳統的路上，經常一同思索，也常面臨一樣的疑難與挑戰，如今他也走上學術探索路上的重要起點，來日的切磋攻錯已可預期，上天篤厚於我，讓我擁有如此的兄弟。而堂弟少光經常讓 mafofou（獸肉）喚醒我對於傳統的味覺，也讓我這個提早結束狩獵生涯的城市人感到彌覺珍貴。一二年來，心靈連番遭遇重挫，在他人以爲順當穩妥的路上，內心其實寂寞孤單，能夠支撐我持續向前的，就是人生路上相逢與結緣的血親友朋以及教學研究生涯中的師長和學生們，回報無門，只有以真誠和感恩的心情態度相待。未來的路途，不在意是否繽紛處處或者崎嶇難行，自在從容，「何妨吟嘯且徐行」，即使走到山窮水盡，東坡貶放海南時猶能「日啖檳榔三百顆」的頑強，始終是我佩服的。做所當做，愛所當愛，追尋人生真意，了卻平生夢想，該是今後生命的主調。最後，對於里仁書局徐秀榮先生願意不計盈虧，出版此一冷書，我內心的感謝，難以言宣，盼望能有酬報的機會。謹將特富野及達邦部落訪談耆老及提供協助的長者芳名詳列於後，以表達最深的敬意與謝忱：汪健昌、汪傳發、汪義益、溫春日、湯保福、湯保富、毛啓忠、陳宗仁、洋知丁、石耀昌、莊英池、石朝家、高英輝、石有家、石財家、石余仁、

浦昭好、浦賢助、浦勇民、石芳惠、陳庄次、武山勝、武義德、武義享、湯勇慶、汪念月、汪念日、汪光男、陳明利、湯家琳、杜力泉、湯順孝、汪榮華、汪寶蘭、莊新生、汪文輝、汪義忠、高德生、溫英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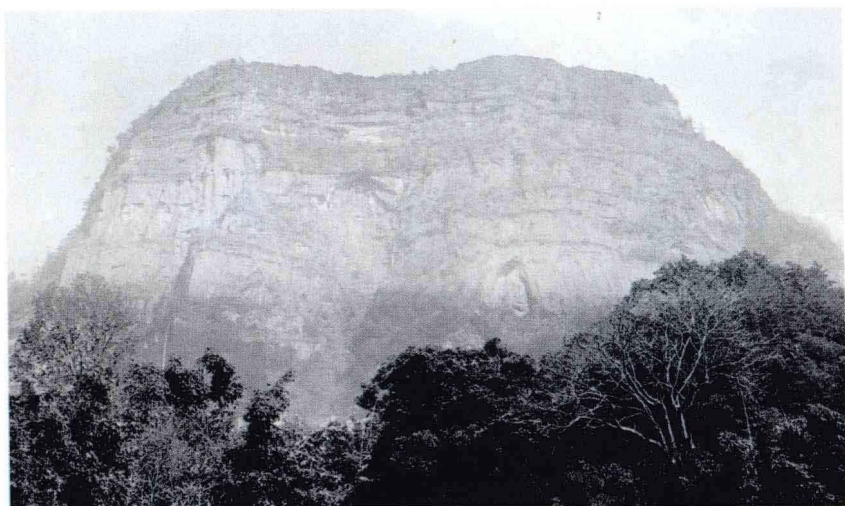
二〇〇〇年一月三十日完稿於新店聽蟬室

Te'o yaa e tposu eni ho faeni to amo ho ino. mihini'i tsu Mongoi ta tiskova ho yanta pepe. upena ho mohola na'no atutumzo ne noana'o. e mameoi. ohinn'i eisvuta tamu umnutsi tseonu tsi temza pela pe'ofeihni.te'o aeza titheni ta tposuho mi'unu to panee tsimo na'no himtsotsoveoi ao. hontsi uk'a tsimo maita tsi yatatiskova ate pela aepunga e tposu eni.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與母親，在艱苦的成長歲月裡，他們指出一條值得遵循的道路。我也要藉此書回報真心善待我的人，沒有這樣的人，我將無力完成此書。



1. 俯瞰特富野部落（浦忠成攝）



2. 塔山 hohtsubu 為眾神靈聚居之處，亦為部落人的靈魂回歸之處
（浦忠成攝）



3. takupuyanu 達庫布雅努人（布農族蘭群）居住的地方——亦稱 takupuyanu（浦忠成攝）



4. 特富野部落對面的崩山，相傳其上有崩山之神 tantsahae（浦忠成攝）